

開放文學 – 風花雪月 – 再生緣 第十回 孟麗君花燭潛逃

詩曰：潔身去亂且潛逃，跋涉艱難抱節高。定要雄飛豈雌伏，長風萬里快游翱。

話說成宗天子傳下聖旨，著右丞相祁成德齎兩道聖旨，速到雲南。一面向劉后宅中開讀，一面向孟司馬府中開讀，代天子為媒，以成兩家姻眷。

丞相祁公奉旨宣，擇期即日出幽燕。逢州過縣官迎接，誰不趨承一品員。在路行程非一日，季春廿二到雲南。府中督撫俱迎接，屬下官員跪道參。走馬就臨劉府內，車騎陸續還遲延。金瓜月斧排前道，寶蓋龍旗列後班。未到門前人已報，劉奎璧，又驚又喜急慌然。頂冠束帶排香案，大啟中門分兩邊。顧氏夫人忙換服，鳳冠霞帔貌端嚴。離內院，到前邊，恭候欽差讀聖宣。鼓樂齊吹天使到，飄飄寶蓋半空懸。中門到處氈鋪地，祁相國，走進高廳香案前。傳候一聲君命至，夫人世子跪聽宣。奉天承運皇帝詔曰，咨爾劉門外戚言。一女入宮榮九族，皇恩厚薄未齊顏。中宮自薦同胞弟，十七青年武藝強。欲乞賜婚借孟女，朕躬一概准其言。特差盛德祁丞相，代朕為媒結好緣。欽賜成婚三日後，速攜家眷到都中。敕封鎮國將軍職，限滿來京授此官。欽此欽遵無負驂，劉奎璧，早來供職勿遲延。欽差讀罷皇宣詔，喜煞劉門母共男。顧氏夫人呼萬歲，少年國舅謝天恩。綸音供奉龍亭上，便與欽差見禮完。一道香茶留客坐，排開交椅敘寒暄。其間喜煞劉奎璧，眼笑眉開滿面歡。陪著欽差心暗想，叫一聲，謝天謝地謝龍顏。

啊唷妙呀，我劉奎璧好生僥倖也。

同胞姐姐侍君王，帶挈全家貴異常。言聽計從天子寵，登時玉詔下家鄉。今朝遂卻平生志，好娶多嬌入畫堂。聖旨賜婚違不得，孟千金，自然就算我妻房。休怠慢，快鋪張，擇下良辰配了雙。那時節，錦帳春濃借伉儷，繡衾香暖宿鴛鴦。合姣妻，同行同坐恩情重，難捨難分義氣長。如此方稱鸞鳳侶，郎才女貌好風光。做一對，思深義切嬌夫婦，也不枉，用盡心機費盡腸。國舅暗思心喜悅，祁丞相，起身便向孟家行。深深施禮懇勸送，伺候人員慌更忙。相送登軒呼起轎，滔滔一直走街坊。綸音將到尚書府，孟氏家丁著了忙。探聽方知天使到，鸞腰邁步繞圍廊。穿曲徑，進書房，老爺清閒在內堂。忙人後庭稱報事，夫人就問為何慌？家丁連道欽差到，請老爺，速速相迎出外廂。韓氏夫人心內急，為什麼，欽差忽地到吾鄉？老爺卻在千金處，這分明，叛逆干連有禍殃。便著丫鬟前去請，只因為，家人不入後蘭房。尚書正在香閣內，批點新詩坐對窗。小姐斜倚書案立，看嚴親，手提筆細評章。忽聽侍兒簾外報，孟尚書，推開交椅意彷徨。回喚茶蘭收筆硯，得閒時，再來闖閨細評量。言完立刻掀簾起，面色微微半帶慌。小姐心驚顏色變，欽差何事下家鄉。莫非新主知賢士，要召爹爹上帝邦？便使茶蘭去探聽，有何事故報蘭房。不言女婢觀消息，且表尚書到外廂。

話說孟司馬，立時頂冠束帶出了內堂。吩咐家人們排香案，啟中門，迎接欽差要緊。韓氏夫人與兒媳孫子等，都在屏風後偷看。忽報一聲，祁國相轎子已到。孟尚書慌忙整冠舉袖，俯伏於香案之前。欽差開讀道：

奉天承運皇帝詔曰：咨爾兵部司馬孟士元，朕思家庭禮先於孝悌，軍國罪重於叛逆。今舊任雲南督臣皇甫敬，朕念彼三年血戰之功，故托以重任。彼竟忘兩代榮恩之寵，敢投順朝鮮。罪在不赦，拿解全家。念卿女麗君有詠絮之才，難配不忠之婿。故特命左丞相祁盛德代朕為媒，以結兩家姻眷。將卿女麗君賜婚於劉侯次子，新封鎮國將軍為室。如此，庶不致美玉輕拋，明珠誤棄。劉侯得殫繁有主，孟氏得坦腹稱賢，此亦元朝之佳話也。旨到之日，毋違朕意，欽此。

綸音讀罷謝皇恩，孟尚書，俯伏塵埃喜又驚。面上微微生喜氣，胸中疊疊起愁痕。叫聲月老原何意，似這等，顛倒婚姻怎樣成？既是少華非我婿，又何須，令他三次中離翎？到今朝，伊家不幸遭拿解，聖旨為媒要賜婚。天子之言違不得，麗君只好許劉郎。侯門世子原非俗，況是金枝玉葉親。配合算來無不合，惟恐她，嬌兒性執不應承。倘然愛女心情願，說不得，我負亭山皇甫君。思盡想完偷下淚，低頭半晌始抬身。謝恩已畢連頓首，香案當廳供玉音。祁相上前方見禮，連稱恭喜兩三聲。既然奉旨為媒妁，喜酒須叨一百杯。侯爵兒郎司馬女，真正是，門當戶對好姻親。吾當恭候觀花燭，見一見，閨秀千金孟麗君。司馬欠身稱不敢，荷蒙聖旨賜成婚。有勞相國勞車駕，蓬華生輝怨失迎。雖感朝廷恩德重，老夫門第失清聲。自慚不辨賢愚理，故使姝閨另字人。聖旨下來安敢逆，自當為女早完姻。祁公見說連稱是，處世原該順世行。言訖一齊歸了坐，家丁恭獻細香茗。茶完一道抬身起，丞相祁公就別行。司馬慇懃送出，竟歸公館不須雲。尚書轉步方歸後，只見那，韓氏夫人已出廳。同著孩兒和媳婦，爭觀聖旨亂紛紛。尚書長歎你知否，天子為媒賜女婚。今後料來瞞不過，須當說與麗君聞。夫人暗下驚還喜，又把眉頭皺兩聲。連叫老爺為何意，難道說，竟將我女嫁劉門。妾身已喜劉奎璧，相貌英奇體又尊。國戚王親何須講，又承新詔拜將軍。若將愛女相為配，勝似他年另許親。但恐嬌兒違聖旨，一家難保不遭刑。翰林垂首周廳走，這件情由費處分。吾妹之心安肯改，女身節操也非輕。今朝賜配劉奎璧，只恐閨中有變更。飛鳳聞言無別語，但云只好順綸音。一定是，姻緣該配劉奎璧，故此偏離皇甫婚。快請姑娘來計議，切休瞞隱這椿情。尚書夫婦齊稱是，亂亂哄哄往內行。一進內堂同坐定，就呼乳母請千金。蘇娘子，喜喜驚驚忙款步，掀簾走進內房門。叫聲小姐夫人請，專候千金就此行。孟氏麗君心駭異，問一聲，媽媽可曉降綸音？總然欽召皇都去，何必夫人喚我行。乳母含糊來答應，相催小姐出房門。麗君立起移蓮步，一點芳心跳不停。映雪相隨同出外，茶蘭守戶不跟行。移時已到中堂內，但只見，面面相觀多少人。兄嫂爺娘都在座，大家默默怕開言。麗君小姐心疑惑，步近夫人啟絳唇。不識旨來因甚事，未知喚女為何因？夫人只看尚書面，司馬難觀盡素心。小姐芳心知有事，登時玉面退紅痕。低呼父母求吩咐，有甚因情不肯雲。司馬孟公心著急，欠身扯住女千金。孩兒歸坐休疑惑，為父從頭向你雲。小姐皺眉稱有坐，雙垂羅袖側立身。尚書良久方開口。滿面愁容叫一聲。

咳，嬌兒呀，事到其間，也說不得了。待為父的細言就裡罷。

秋間聖旨下雲南，皇甫亭山調了官。寶眷仍回湖北去，自家率兵伐朝鮮。不期失敗遭擒獲，聞說投降在遠邊。巡撫本章皇聖覽，朝廷一怒有干連。投降外國非小可，拿解全家問罪端。司馬方才言到此。孟千金，香魂直上九重天。登時粉面無顏色，頃刻娥眉少黛煙。默默低頭心欲裂，呆呆不語意如煎。忽將羅袖遮香頰，珠淚雙拋吐一言。

啊呀爹爹啊，果然如此麼？為何今日才知？

孩兒早料有災殃，故此爹爹把報藏。今日欽差來此地，莫非要，將奴押解上京邦？兒既然，客歲曾受皇甫聘，說不得，同甘共苦要從常。伊家不幸遭逢此，奴願相隨死法場。未識喚兒何教訓，願爹爹。莫因私愛敗綱常。麗君小姐言如此，哽咽咽喉欲斷腸。韓氏夫人先痛泣，尚書不敢訴端詳。可憐映雪蘇家女，魄散魂飛少主張。鳳眼盈盈垂淚淚，羅衣薄薄背明窗。萬千心事難分說，恨不得，大放悲聲哭一場。小姐含悲重啟口，叫嚴親，為何不道內中詳？綸音到此為何事？也使孩兒作主張。司馬聞言心慘切。止不住，淚濕衫袖一行行。又攜玉手呼嬌女，爾且寬懷勿過傷。聖旨下來非為別，要將兒，賜婚劉子結鸞凰。九重天子憐才女，不肯把，美玉明珠一旦拋。特遣大人祁盛德，代為媒妁下吾鄉。親觀花燭完婚後，方始回朝覆聖王。事已這般無改悔，勸嬌兒，溫存情性順爹娘。姻緣大抵該如此，莫為他情反自傷。為父原思瞞過你，到今朝，君王旨意要商量，故而與你分明說，忠孝之間不可忘。司馬言完前後事，孟麗君，登時含怒變容光。柳眉緊皺花容淡，翠袖斜遮情已傷。立起身來開口說，叫一聲，父親此語太荒唐。咳，爹爹呀，自古交情不肯拋，從來管鮑把名標。督台曾與嚴親厚，在雲南，車騎相逢好幾遭。兩處央難難見卻，方才會意奪官袍。既然兒女連姻眷，也算得，交契之情分外高。不幸伊家遭此事，想爹爹，還該容女守空房。今反為，朝廷聖旨王親勢，要把清名一旦消。不念朋情猶自可，使孩兒，此生無復把名標。啊呀爹娘呀，兒亦今當十六春，閨幃大體也分明。縱然聖旨難回覆，我完一命保全名。孟氏麗君雖不孝。豈堪叫，爺娘門第失清聲。今朝明示其中故，也是雙親愛女恩。奉告一言無別意，孩兒是，待時守

節重身名。麗君言訖花容淡，掩袖含悲告起身。映雪蘇娘忙伴走，惘然竟欲出堂門。乳母回身方欲扯，誤踏了，女兒風履腳伶仃。蘇娘暗有關心事，蹣跚金蓮淚欲傾。點點珍珠如斷線，低低痛泣有悲聲。香羅掩面扶門立，手按弓鞋怨母親。寶氏娘娘稱好笑，如何一踏這般疼。自家有甚愁煩事，借此情由就淚淋？伙伴千金房內去，好生用語勸開襟。佳人答應低頭走，淚灑千行恨略平。相共麗君移鳳步，繞廊竟自轉房門。尚書座上心煩惱，跌足連稱是怎生。她不應承違了旨，孟家宅命皆傾。翰林冷笑聲聲恨，只說劉家太狠心。姊在中宮為皇后，自然容易感朝廷。誰家養女無貞節，以勢相欺就二婚。妹妹果然心決烈，孟嘉齡，與他做個對頭人。一封血本朝中去，不怕君王護了親。飛鳳言道休若此，你應該，良言相勸嫁劉門。抗違聖旨非同小，只怕全家要受刑。如若姑娘聞此語，愈加決烈要輕生。夫人見說連稱是，只好消停勸幾聲。就叫姑娘回後去，口中婉轉勸千金。不言外面商量事，且表多才孟麗君。相共蘇娘回繡戶，數聲長歎步還停。芳心如碎無分曉，款金蓮，竟進廚房小角門。映雪說聲行錯了，千金含淚復回身。遲遲一徑歸香戶，小婢榮蘭就出迎。掀起簾兒窺玉面，好一似，梨花帶雨出芳神。不知小姐因何故，分外逢迎加小心。接入香閣忙獻茗，回從映雪問低聲。蘇娘珠淚紛紛落，幾度含糊說不清。小姐無語床前坐，香羅掩面吐悲聲。不言不語酸侵肺，低泣低呼痛入心。雲鬢散來披玉耳，粉腮啼處落啼痕。苦心一點惟求死，妙計千條不欲生。忽喚榮蘭休在此，又呼映雪請離門。蘇娘不敢移蓮步，小婢相隨總近身。孟氏千金心寸裂，掩花容，一聲長歎倒鴛鴦。

啊唷皇天呀，奴家好苦也！

慘口悲呼轉柳腰，背人偷拔鳳鈎梢。正當欲刺香喉下，想到爹娘忽又拋。推枕起來重坐榻，倚羅幃，沉吟無語淚珠交。千思萬難難相顧，後算前推總費調。忽地凝眸良久處，一條妙計上眉梢。心輾轉，意推敲，雙合秋波暗計較。

咳，我孟麗君何事這般薄命！

讀書數載不無知，閨秀之名久自持。射柳奪袍曾受聘，實指望，良緣直到百年時。何期好事多磨折，一旦風波不可支。皇甫督台身被陷，眼見得，全家性命喪京師。不能解救夫家難，奴就是，守節損身也算遲。何況今朝逢此事，正應該，全身盡節赴陰司。

咳，雖然如此，豈不連累爹爹了？

皇恩賜配也非輕，奴亦無心怨聖明。但恨劉門冤不淺，更傷節操志須伸。此時若配劉奎璧，倒只怕，萬古千秋罵麗君。欲待在家尋一死，朝廷必罪我雙親。若然且到劉家去，惟恐冤沉說不明。左右為難行不得，這分明，才高福薄命該應。想當初，宋朝正值寧宗帝。有二位，女扮男裝蓋世人。一個是，落蕊奇才謝氏女；一個是，廣南閩秀柳卿雲。俱因事急施良計，接木移花上帝京。金榜標名都及第，到後來，團圓骨肉有芳名。麗君生在元朝內，萬卷詩書也盡聞。七步成章奴可許，三場應試我堪行。日常間，父親三人分題日，每比哥哥勝幾分。奴若改妝逃出去，學一個，謝湘娥與柳卿雲。倘然天地垂憐念，保佑得，皇甫全家不受刑。那其間，蟾宮折桂朝天子；方顯得，繡戶香閣出俊英。倘若夫家俱被害，孟麗君，何妨做了報仇人。奴若不，轟轟烈烈為奇女，要此才華待怎生。主意自然如此好，愁只愁，劉家要娶費調停。那時計定全身去，恐累堂前二大人。試看佳人蘇映雪，頗多姿色性溫存。日常與我恩情重，因此上，看待猶如一母生。今日奴家逃出去，倒不如，將她代嫁到劉門。伊本是，綠窗素服寒儒女，焉不肯，做個金章紫誥人？況且是，奉旨成婚榮耀甚，到門就得受皇恩。劉家世子容非俗，射袍時，她在樓中也看明。替嫁料來無不允，蘇娘子，必然稱願與如心。奴家亦得全貞節，映雪翻能作貴人。此計萬全無別論，孟麗君，但憑才學乾功名。路途若少人同半，女婢榮蘭甚可行。我觀她，少壯年華雖十四，生成長大不輕盈。肩挑行李非難事，身歷艱辛必肯承。扮作書童隨出外，也教相伴與談心。少停慢慢和她說，料必丫鬟肯共行。奴便意中如此做，但不知，皇天可肯遂癡心。麗君小姐思量定，含忍多時止淚痕。抬首回觀蘇映雪，惟見她，悲傷伴作正羅裙。秋波帶淚盈盈動，翠黛含愁轉轉轉。小姐倚床低語問，蘇娘何事轉傷心？多情映雪羞紅臉，半晌方才啟絳唇。小姐苦時奴亦苦，難道說，多年主僕不同心。麗君點首連稱是，這所謂，才學難知命運乖。昔日我曾言到此，果然件件不差分。言完小姐悲聲咽，袖卷芙蓉淚又傾。蘇女在旁陪痛泣，少停天色已黃昏。丫鬟僕婦齊喧語，晚膳紛紛送入門。小姐低言搬了去，今宵未餓不須吞。眾皆回覆夫人命，又送諸般細點心。小姐悲傷餐不下，飲茶一盞臥香衾。蘇娘與母同吞膳，幾度低頭暗淚淋。娘子見時忙把問，癡兒端的為何因？日間足痛方才哭，莫不是，此刻依然腳又疼？映雪含羞難答應，一心惟念夢中盟。少停膳過更初起，韓夫人，傳語千金免省昏。小姐就呼蘭婢女，今宵無事早關門。乳娘映雪同回室，女婢依言照樣行。燈盞搬於窗下桌，另移紅燭近床邊。榮蘭訪問知消息，暗暗心中擔怕驚。惟恐玉人尋短見，慙慙體察看虛真。藏開桌上裁箋刀，竊取腰間繡汗巾。小姐側身床上臥，回看婢女亂搜尋。明知其意防尋死，玉手招來問一聲。

榮蘭過來，我要商量一件事情。

丫鬟聞喚近床前，扶起千金靠枕邊。小姐低聲呼婢女，今朝不幸遇牽纏。重婚豈是心中願，奴待要，女扮男裝走一番。途次無人相伴，惟因此事我為難。今觀你，心地溫良年力壯，盡堪隨侍在途間。若然果願同甘苦，莫把風聲向外傳。一到婚期紛亂日，後槽盜馬出家園。如今沒有男妝服，裁做無非四五天。這一逃災全了節，受恩時好轉家園。文章詩賦奴家曉，更何妨，金榜題名中狀元。若得天公從吾願，後來斷不負榮蘭。爾如洩漏真消息，我就是，自盡而亡不寬寬。小姐說完心慘切，榮蘭婢女也淒然。連呼小姐真高見，婢子何妨就扮男。賤妾胞兄都在府，成衣裁剪吃工夫。哥哥越壽衣和襪，偷得來時正好穿。小姐之衣無所取，快些裁剪莫遲延。丫鬟也可幫幫做，免到臨期百事難。就是機關焉敢泄，願千金，早為準備好同行。麗君小姐心悲喜，再四叮嚀要悄然。今夜身軀多乏倦，不須忙亂且安眠。榮蘭答應移妝盒，伏侍千金卸鳳釵。小姐和衣遮錦被，長吁短歎不能眠。低低痛泣鴛聲斷，慘慘悲啼玉淚連。燈影一窗將欲曙，更聲五鼓已敲殘。可憐一夜全無睡，榮蘭相伴亦無眠。日光初照紗窗上，就起開門到外邊。取進臉湯忙服侍，雙懸錦帳請嬋娟。姣娥原是和衣睡，不用穿衣就起來。釵釧俱皆收拾過，不容脂粉在妝台。烏雲白面如金鳳，妝束飄然似玉仙。梳洗完時旁首坐，榮蘭隨即掩妝奩。掀簾走進蘇娘子，笑問千金身可安。昨晚黃昏無吃飯，今朝可用點心來。不知映雪因何故，一夜嗟呼也未眠。小姐聞言心暗想，蘇娘何事亦其然？莫非她，有心他日為偏室，情義相關故這般。如若佳人心為此，倒只怕，移花接木有些難。麗君正在心思想，映雪蘇娘到面前。小姐便叫前邊去，代奴堂上問平安。佳人應諾方才去，侍女榮蘭把話傳。

話說榮蘭報導：太太與少夫人來了。孟小姐方欲相迎，已見揭簾入內，便上前一一相見。韓氏夫人道：女兒，你怎麼一些飲食不進？雖有愁煩之事，還該放寬些好。小姐但低頭不語，早見她淚下香腮。

飛鳳忙將玉手攜，同歸交椅欠身。姑娘今日聽奴勸，凡事從常莫慘淒。前在園林同射箭，劉世子，一身武藝也非虛。金錢柳葉多能中，大抵良緣亦在伊。月老冰人真弄巧，故意的，先難後易配鸞鳳。督台被陷拿家屬，這也是，天意該當不用提。聖上賜婚恩不淺，侯門結配亦非低。可曉得，父母恩同天地齊。如若今朝違聖旨，一家大小命歸陰。賢姑素曉綱常理，愚嫂之言諒必依。倘若一心尋短見，令爹娘，怎生區處得安宜？章飛鳳，說到其間揮痛淚，孟夫人，聞聽此語動悲淒。攜素手，扯羅衣，便喚嬌兒莫執迷。天子賜婚違不得，況且是，皇親門第未為低。嬌兒平素知忠義，今日還該一口依。想一想，父母死生都在你，難道說，忍教輕易喪身軀。別人家，生男養女圖依靠，閨閣賢良母有儀。不但雙親無恥辱，還能合族賴攜提。眼前現有劉門女，位在中宮富貴齊。眼見得，父在當朝為國丈，母居故里顯威儀。若不是，劉后君前親保奏，為什麼，一封玉詔定婚期。為人養女能如此，真正是，前世修行有福基。這些呆望何須說，只要你，免使爺娘喪老身。韓氏夫人言及此，不由的，珍珠亂落素羅衣。麗君聽到傷心處，也不覺，翠袖斜遮玉頸低。韓氏夫人連忙問，為娘此語可遵依？嬌兒不允吾先死，免得遭刑在帝京。小姐聞聽如此語，將機就計轉鴛啼。

啊唷母親親嫂，如何出此重言。

生長深閨十六春，多蒙訓教略微聞。今因御賜成婚事，便說我為不孝人。如此重言當不起，麗君且是便應承。我聞說，守節全名門第好，卻誰知，不從正禮父娘欣。今朝我且依慈命，到得伊家再處分。才女言完低了首，喜煞了，太夫人共少夫人。這一個連

誇愛女知詩禮；那一個，大贊賢姑有孝心。映雪面含驚駭色，榮蘭心曉內中情。更兼寶氏蘇娘子，笑拍香肩贊幾聲。真正是，全孝全忠賢小姐，有才貌貴千金。麗君小姐長吁氣，因視榮蘭不做聲。婆媳少時都出去，已將午膳送來吞。嬌娥暗有男妝事，已把珍略上唇。但以幽情藏肺腑，不將芳恨露眉間。蘭房寂靜無人在，便喚榮蘭閉了門。倚榻片時心輾轉，凝眸良久意沉吟。虛言哄過娘和嫂，若到臨期就便行。奴亦平時常習畫，山水人物最如真。行期在即將分別，倒不如，留幅真容伴二親。畫具諸般俱整備，自描一幅看虛真。麗君小姐沉吟罷，款款抬身後面行。

卻說孟小姐欲寫真容，遂到書廚內取出諸般畫碟，放在靠後窗的案上。又尋出一張二尺長的素紙鋪下，用玉石界方押住。又將寶鏡擱在旁邊。然後坐在一張沉香椅上，叫榮蘭取進清泉，慢慢地調脂配色。

後邊小院種芭蕉，夕照當窗翠影搖。幽僻房中人不到，聲聲百舌鬧林梢。玉人對鏡調顏色，素指尖尖執彩毫。頻轉側，細觀瞧，鏡裡芳容別樣嬌。雲鬢金釵添婉轉，娥眉鳳眼更丰標。香肩斜倚羅衫動，玉手微籠翠袖招。半截姣容生百媚，看不見，小蠻楊柳瘦尖腰。麗君小姐長吁氣，薄命紅顏古語昭。才貌算來奴足備，因此上，風波幾次受煎熬。可憐留得真容在，也使雙親伴寂寥。小姐吁嗟提彩筆，一邊對鏡一邊描。紛紛珠淚難成畫，切切悲啼不舉毫。良久調脂開粉面，片時染黛到眉梢。雙分秋水真雅秀，並點春紅玉頰嬌。點過綽眉描了鬢，呼婢高擎細觀瞧。春尖斜執菱花鏡，比並無非像幾毫。雙頰紅霞微覺淡，兩眉翠黛未為高。雖然不及花容麗，正所謂，絕世丰姿難畫描。小姐一觀心不悅，紛紛珠淚遍蛟綃。含悲復取銀花紙，撇下了，半截芳容不去描。仔細再觀明鏡內，真正是，無雙絕世一多姣。芳心不覺如刀絞，欲寫真容怎樣描。如若畫來都不像，這番紙筆枉徒勞。日光已退天將晚，不若開窗再試毫。便喚侍兒推扇，明窗啟處見芭蕉。草花滿院香風起，蒼碧牆牆粉蝶招。晚景清幽堪覓句，愁人相對暫無聊。重提彩筆調顏色，畫出芳容覺已嬌。看一眼來描一筆，果然不錯半分毫。細觀粉面渾如己，止不住，一陣傷心痛淚拋。

咳，孟麗君呀孟麗君！我看如此容貌，何故這般薄命！

低低痛泣轉悲傷，淚濕真容紙一張。半面新妝俱濕透，模糊難以細端詳。腸回九轉增悲感，微頓金蓮叫上蒼。何事真容描不就，莫非此去有災殃？倘如不遂平生願，奴竟在，花轎之中自縊亡。小姐淒然拋下筆，淚盈盈，不言不語對明窗。榮蘭侍女忙相勸，小姐寬懷勿痛傷。要畫真容須忍耐，描寫得，風流意況好如常。若像你，啼啼哭哭愁模樣，全不見，一笑傾城俏面龐。此際描來才彷彿，又教淚濕不成妝。今朝天晚明朝畫，何必悲哀淚萬行。侍女勸完收紙筆，廢圖兩幅亦將藏。蘇娘在外敲門進，看見千金倚後窗。暗歎麗君大小姐，竟忘節操與冰霜。一番勸解輕輕允，全不想，有負多才皇甫郎。現在夫家遭患難，有何心緒玩殘芳。倚窗反倒觀花草，全沒些，悲憤懷哀苦腸。富貴動人真可駭，似這等，聰明才女也荒唐。蘇娘暗暗心嗟歎，屈殺了，有志多才一女郎。含笑近前呼小姐，此時何暇玩春光？如今花燭佳期近，所用還該及早忙。繡襖花裙俱已備，膝衣鞋履也須裝。千金獨自難分派，奴既清閒亦可幫。映雪用言相試探，麗君不肯露行藏。開絳口，叫蘇娘，莫把他言惱我腸。顛倒婚姻人不測，到今朝，也因無奈順翁娘。奴家主意雖如此，依你還該怎主張。映雪見言心暗想，為什麼，千金頓變舊行藏？多應天意該如此，由不得，小姐心中自主張。既是這般無別論，佳期立刻就成雙。奴雖與彼恩情重，斷不肯，隨往劉家在洞房。奎璧若然生歹意，令奴何計脫災殃？立心斷不劉家去，好教我，狹路相逢氣滿腔。可笑千金無操守，心中意欲嫁劉郎。奴家若得成心願，一世孤幃計更長。夢裡姻緣緣當假，枕邊盟誓豈能忘。可憐天若從人願，敢守英雄皇甫郎。映雪蘇娘思到此，吞悲無語斷哀腸。沉吟半晌方開口，說這是，小姐高才志自長。話不投機難久語，蘇映雪，略談幾句就離房。麗君點首長吁氣，榮蘭閉下湘簾。晚膳過時離繡戶，黃昏定省見翁娘。姣娥不作含悲態，微笑低言盡假裝。司馬夫妻心內喜，只道是，女兒真個轉心腸。麗君歸到香房內，隨即開門坐在床。侍女低低呼小姐，不如裁剪做衣裳。風流才女言稱是，匙鑰拿來就啟箱。

話說孟小姐開了衣箱，揀出許多紗絹。只為春光欲去，夏日將來，用不著秋冬的衣服。裁了些外罩袍襯衣小襖，主僕二人縫到五更才睡。次日起來，梳洗已畢，孟小姐依舊靠著後窗案上，描寫真容。一描一淚，對菱花，幾度沉吟幾度嗟。

玉手輕揮湘竹管，銀箋薄染淡溪紗。花容畫出非常貌，素態描來分外難。裝束鮮明風度美，徘徊獨立出雲霞。畫完仔細凝眸看，處處皆如鏡內娃。忙用繡針挑粉壁，孟千金，抬身出座看如花。

卻說孟千金畫出真容，用四個繡花針釘在粉牆之上。仔細把紙上描人一看，果然與自己半點無差。

烏雲寶髻一層盤，金鳳斜挑翠鬢邊。面映芙蓉含玉露，眉分柳葉帶春煙。梅妝粉額添姣豔，櫻顆朱唇未語言。鳳眼微凝秋水動，雪腮輕抹嫩紅鮮。水紅裙子凌波步，皂色雲肩月白衫。翠袖輕垂籠玉筍，湘裙半舞見金蓮。飄然出世神仙態，絕代無雙獨佔先。小姐看完圖上女，自相悲歎自相憐。想奴家，曾觀多少紅顏女，要比那，紙上真容萬萬難。莫不是，奴貌未能如此美，圖中畫得太鮮妍。若然果得丰姿像，奴竟可，獨佔花魁在大元。回問榮蘭相像否，莫非紙上更妍然。侍兒踴躍通稱好，此幅方能算十全。眉目風流無不像，身材窈窕總其然。若然紙上同相比，自然是，小姐精神更在先。才女聞言心始信，取圖鋪案細重觀。滿懷不忍辭親念，題首新詩在後邊。換筆低頭書小楷，七言八句立時完。

詩曰：風波一旦復何嗟，品節寧堪玉染瑕。避世不能依膝下，全身聊作寄天涯。紙鸞線斷飄無際，金飾盈囊去有家。今日壁間留片影，願教螺髻換烏紗。

題罷新詩兩淚垂，可憐不久出香閨。天公若肯從人願，好向金台去奪魁。如若命中無此福，窮途飄泊永難歸。畫圖一幅留孤影，也免雙親日夕悲。小姐淒然隨手卷，畫廚深鎖免沾灰。真容已畫餘無事，裁做衣裳又幾回。

卻說孟麗君寫過真容，就與榮蘭打點男裝儒服，以備臨期逃避。叫侍兒取出幾塊散碎銀子，著他哥哥趙壽買雙靴來，只說是少老爺所用。趙壽得知，不敢耽擱，忙忙地買了回來，依舊交與妹子。這榮蘭十分伶俐，人不知鬼不曉，拿進小姐房中，小姐看見，

喜動千金孟麗君，改妝之事好調停。新靴已有無難處，只等衣袍早做成。主僕辛勤朝夕做，遲眠早起備長行。麗君小姐聰明性，不用推求件件能。時樣羅袍長寶帶，風流玉結軟唐巾。剪刀聲響人皆曉，只道是，小姐心歡備做親。侍女榮蘭偷出外，胞兄房內去搜尋。翻騰衣服兼鞋襪，暗地偷藏向裡行。縱有別人來撞見，只說是，與哥洗漿舊衣衫。香閨打點喬妝事，一近婚期就要行。司馬夫人忙更亂，調停陪嫁女千金。牙床寶帳紛紛制，繡褥花氈迭迭陳。緞匹紗羅多發下，大裁小剪做衣裙。又喚成衣人幾個，相幫趙壽不留停。側廳之內裁縫做，日夜兼工未少停。亂哄哄，分送飯茶來不及；明亮亮，高燒紅燭到更深。預先準備諸般品，免到臨期事未成。住表尚書家內事，且談鎮國大將軍。蒙恩賜配非常喜，穩穩新婚娶麗君。廿八良辰行了聘，懸紅結彩大張行。異寶奇珍排幾盒，鳳冠霞帔疊雙層。花裙繡襖重重麗，翠鈿金釵件件新。禮品紛紛言不盡，欽差祁相是媒人。尚書府上開筵席，鼓樂喧天一派聲。內外張燈都結彩，衣冠送客與迎賓。高廳款待祁丞相，媒禮豐盈五百金。羊酒送於公館內，慇懃酬謝御媒人。回盤禮物多豐盛，又到劉侯府內行。鎮國將軍親料理，賞銀從厚不從輕。大堂設席延賓客，首位應尊一品臣。至晚酒闌人散盡，婚期擇定已將臨。只因為，欽差要等觀花燭，初二日辰就做親。劉府夫人心喜悅，忙忙收拾洞房門。

話說劉夫人分派人員，收拾洞房，以備孟小姐作室。鋪設了一座望明樓，前後六間，十分幽雅。若把後窗一啟，正靠洪池的大水，那些綠樹青山，實是觀之不盡。

風流國舅好心歡，此地為房妙莫言。孟府千金才學廣，一定是，逢時遇節作詩篇。他見這，青山綠水昆明景，錦繡胸中心喜歡。準備夫妻同唱和，安排伉儷兩留連。若到了，洞房花燭良宵夜，吾好把，錦狀輕挑見玉顏。多謝中宮賢姐姐，輕輕成就好姻緣。其時喜煞劉奎璧，倒覺得，坐不寧來立不安。住表少年劉國舅，且談孟宅女嬋娟。繡房深閣清閒坐，自有榮蘭探事端。打聽得，一切妝奩俱已備；又聞知，婚期初二眼前間。如今事緊難盡緩，只得要，冒險擔驚走一番。

卻說孟麗君，事到臨期，只得商量要走。至廿九晚間，寫下一封書札，以便留別爹娘。這小姐拿著一枝筆，只哭得哽咽無聲，淚如雨下。

勉強移箋拭淚痕，手揮彩筆草連真。上雲書奉椿萱座，辱女無知冒瀆深。姻眷舊借皇甫姓，豈堪失節入劉門。雖承母嫂頻開

導，兒且權為忍辱人。今日既留行聘物，麗君只得稟衷情。難違聖旨與親命，要作逃災避禍人。此去惟投幽僻處，修仙訪道絕紅塵。風波逼難回顧，深負爹娘養育恩。劉宅完婚因奉旨，必然強要娶歸門。女兒已去無人在，權把蘇娘作替身。映雪今年方二八，丰姿不薄性溫存。出身也是儒生女，不比尋常以下人。父母可將為繼女，妝奩陪嫁到劉門。公侯門第皇親貴，映雪成婚不算輕。一則可稱遵聖旨，二來足慰爺娘心。女兒不孝辭家去，承繼之人可算親。料必蘇娘能替我，歸寧侍奉可慰慇。彼如諸事循規矩，看待須當若己生。滿月歸家宜善事，平時探望要親情。爺娘有女還增女，映雪無親卻有親。事得兩全惟此計，大人酌量要依行。麗君心跡難明語，就此離情紙上陳。不敢面辭惟此訴，麗君和淚稟雙親。真容一幅兒親筆，留與爹娘只當存。此去不知凶共吉，暫將小夥伴晨昏。望祈珍重休悲感，見影如同見麗君。不盡欲言心碎裂，臨行百拜特陳明。書完手札芳心苦，彩筆敲台歎一聲。

啊呀爹娘呀，明日黃昏，就不能見了！

癡長今年十六春，不能侍奉要分離。今朝留此遺書在，水遠山遙不復依。小姐含悲收拾好，合真容，一同安放不須提。更深偷共榮蘭語，明日長行已定期。只是卻從何處去，後花園，有人招管鎖雙扉。榮蘭含笑稱容易，不用憂來不用疑。待等明朝為盜賊，偷將匙鑰啟園扉。麗君小姐心悲喜，打點行囊要脫身。盡取簪環和首飾，包包裏裏不遲疑。窮途飄泊無歸止，珠玉多藏好寄居。半夜忙忙方始睡，春宵容易曉雞啼。麗君小姐抽身起，臨鏡梳妝整繡衣。面對菱花常歎氣，暗思量，儀容不久要更衣。再不得，綠窗春曉花簪鬢。再不得，紅獸香濃麝染衣。從今後，苦雨淒風投客旅。從今後，孤身匹馬走崎嶇。奴好比，失巢乳燕遭弓箭。奴好比，辭樹殘花在野飛。這一改妝逃出外，茫茫何日是歸期。玉人對鏡增悲感，強掠輕雲淚染衣。梳洗完時離繡戶，請安父母暫相依。回身復入幽芳閣，低喚榮蘭要備齊。侍女應聲稱曉得，眉頭一皺就生機。

話說趙榮蘭心生一計，竟走到管園的家人潘發的房內，與他妻子談笑多時，趁空兒偷了鑰匙。心中不勝欣喜，竟到閨中來報知小姐。

主僕欣欣暗自藏，心神不定帶驚惶。眼看紅日沉西去，新燕穿來繞畫梁。小姐心慌微變色，深閨繞走轉悲傷。須臾天晚紗窗暗，侍女攜燈入繡房。夜膳排齊請小姐，麗君愈覺斷柔腸。手擎碗箸難吞下，口結如麻淚萬行。侍女低雲須吃飽，程途遙遠費商量。麗君無奈抬尖手，乾飯難吞只泡湯。一碗吃完收拾去，趙榮蘭，飽餐夜膳不悲傷。滿心準備駢行李，腹不饑時力也強。小姐芳心如劍刺，依依不捨別爹娘。移鳳履，繞迴廊，定省雙親到畫堂。行人內房稱父母，慇懃膝下請安康。尚書夫婦方商議，打點明朝發嫁妝。怎樣安排才富貴，如何擺設始應當。抬頭一見千金至，含笑齊呼坐在旁。忽聽簾鉤聲響處，進來一個俏梅香。披髮之年生得好，唇紅齒白柳眉長。元青背袴桃紅襖，紅汗巾，斜束腰肢拂兩旁。僕婦指揮參小姐，那丫鬟，倒身跪下叫姑娘。麗君未識陪房婢，韓氏夫人道細詳。

韓氏夫人忙向麗君說道：我為榮蘭服事辛勤，又買一個女子，取名秀蕙，一同陪嫁你去。到臨期，再托蘇娘子一同過去。專進一房好僕婦與你。這個是新買的丫鬟秀蕙了。

麗君粉面帶嬌羞，默默無言低了頭。韓氏代呼言起去，女環立起暗凝眸。私誇小姐無雙貌，真是神仙第一姬。才女淒然心暗歎，叫爹娘，何須又買這丫頭。孩兒此刻還相見，倒只怕，鼓打三更萬里游。小姐沉吟心欲碎，忽提羅袖淚珠流。夫人連說休如此，從未有，母女相依到白頭。滿月歸寧仍聚首，不須煩惱不須焦。麗君愈覺心悲楚，淚似珍珠往下拋。只見翰林移步進，皺眉頭，眼觀父母道情由。

卻說孟嘉齡進來說道：小魁郎兩天發熱，還只道感冒風寒，款為大事。此刻從睡中跳躍，媳婦取燈照看，已現出五六點花兒。須得個老誠人相幫照應方好。這兩天又是妹妹的事，母親沒有工夫，媳婦說要蘇娘子陪伴幾夜，不知可否？孟尚書夫婦一齊驚駭道：既然如此，就叫蘇娘子過來便了。

翰林應話便回房，小姐抬身別爺娘。韓氏夫人留再坐，孟千金，答言要去看魁郎。榮蘭秉燭前邊照，秀蕙慇懃隨後行。小姐此時觀父母，恨不得，跪辭當面別爺娘。燈籠引導行來快，小姐輕輕進嫂房。飛風一觀忙立起，手中抱子接姑娘。

啊呀，姑娘來了，又勞看視孩兒。

麗君揭幔入青紗，玉手攜燈看小娃。腮上耳邊都照過，低聲連道像天花。少時即令蘇娘子，到此相幫管領他。飛風慇懃忙讓坐，輕移交椅喚烹茶。麗君緩緩床前走，飲過香茗動歎嗟。咳，賢嫂呀，奴家不孝撇萱萱，實為其情在兩難。從此不能依父母，願只願，賢良兄嫂奉高年。閨幃情義何須說，內則良規不用言。奴已心灰無別事，但教目下可從權。如其堂上心懸念，嫂嫂還當進好言。恐到臨期難囑托，故先奉告乞垂憐。麗君說到傷心處，哽咽悲啼掩玉顏。飛鳳只知因出嫁，慌忙應諾說心寬。新婚一月非為久，依舊歸寧侍膝前。況且是，同在雲南城內住，難得了，本鄉本土好姻緣。姑娘不用心煩惱，侍奉之情我自擔。小姐聞聽來點首，暗思量，可憐嫂嫂未知情。此言到後方明白，隱約而言卻萬全。當下坐談多半晌，孟千金，淒然告退淚偷彈。榮蘭秀蕙提燈照，少夫人，送出青紗帳幔前。低說姑娘須好走，看仔細，鞋尖兜住路旁磚。嬌娥低語稱留步，竟轉香房繡戶間。寶氏乳娘辭小姐，照看門戶托榮蘭。其時映雪沾微恙，也只為，幽恨難消體欠安。當下奶娘離內室，孟千金，親來探問女嬋娟。但觀半掩輕紗帳，小案停燈映玉顏。消瘦粉腮紅暈少，淒涼芳意暗愁添。低呼小姐求寬罪，賤恙何勞問病端。孟氏麗君床上坐，輕移玉手敘寒暄。低呼映姐將分別，奴與你，自幼相依十六年。分有尊卑情最切，恩同姐妹卻無嫌。今朝旦夕相分手，須要依從拜托言。情義既如骨肉，爹娘即是你椿萱。奴家去後無人奉，映姐須當侍膝前。孝順雙親休念我，今朝之托要周全。從今不復與親近，一旦分拋實可憐。小姐言完長歎氣，淚珠點滴濕羅衫。蘇娘悽悽開檀口，小姐如何出此言？御賜成婚真喜事，況兼不遠在雲南。奴雖未便相隨去，待千金，滿月歸寧又敘歡。太太老爺雖寂寞，現放著，佳兒佳婦在堂前。奴本是，乳娘所出非乾女；焉敢把，家主將為父母看。既受千金如此托，少不得，晨昏服事盡心田。望小姐，開懷抱，不用憂愁見面難。映雪言完垂下淚，孟麗君，滿腔心事不便談。含悲但挽尖尖手，連說休忘此刻言。乳母今宵他處歇，可留秀蕙一房眠。閨門自有榮蘭在，此婢相依爾這邊。蘇氏佳人稱使得，麗君留下小丫鬟。麗君方到堂中立，與榮蘭，半掩門窗假上拴。然後一齊歸繡戶，主僕們，心驚服戰甚茫然。

話說孟小姐回到房中，聽人聲已靜。立起身來，對榮蘭說：已是這個時候了，待我望空拜別爹娘，就此改裝便了。

小姐輕輕步上來，對窗拜別跪塵埃。輕籠羅袖深施禮，慘慘悲啼淚滿懷。

啊唷三代宗先呀！孟麗君一言相告：

皇恩賜配嫁劉郎，切念重婚事豈嘉。今日改裝逃出外，願先人，陰中保佑免風沙。這一去，天涯飄泊身無主；這一去，海角渺茫路無家。若得時來逢際遇，奴好把，金花雙插上烏紗。那時宗祖增光彩，方顯我，一點真心為少華。望乞先人憐此志，姣娥白璧免沾瑕。

啊唷爺娘呀！孩兒在此拜別了。

可憐一旦起風濤，聖旨催婚逼我逃。今朝拜別無可奈，願則願，今生再報一劬勞。關山迢遙音容遠，魂夢凋零怨恨高。再不得，繞膝承歡娛父母；再不得，分題問學共同胞。從今一出幽芳閣，也不知，何處飄流何處逃。有升騰，自合姓名魁虎榜；無際遇，定將性命赴陰曹。歸鄉之望休提起，我爹娘，從此恩情一旦拋。就此告辭逃出去，恨不能，重逢顏色在明朝。麗君哭倒塵埃地，哽咽悲痛痛淚拋。侍女榮蘭忙相勸，相扶翠袖請多嬌。啊呀小姐呀，切莫大悲過傷啼，欲逃須要狠心腸。高聲若被人知道，枉自勤勞這一場。小姐含悲呼父母，孩兒無復奉高堂。一聲悲喚昏將去，鳳目雙垂玉體涼。侍婢榮蘭心著急，亂呼小姐與姑娘。耽驚害怕低聲勸，孟氏姣娥又轉陽。掩面拾身稱萬福，丫鬟催促換衣裳。麗君恐有人偷看，帳幔相垂對後窗。燈下慌忙開寶鏡，輕輕攏髮改男妝。移絳燭，啟金箱，取出衣包放在床。戴上巾來懸了帶，白綾繞足把靴裝。霎時打扮多完畢，手執菱花細端詳。全不知，雲環玉貌何方去；但見那，一位風流俊俏郎。軟翅唐巾銜美玉，素羅袍服佩詩囊。雙垂玉帶儀容麗，並踏宮靴步履裝。面似桃花紅

又白，眉分柳葉翠還長。鼻懸玉柱櫻桃口，腮泛紅霞脂粉香。氣宇不凡真絕世，丰姿出眾貌非常。翩翩儒雅青春客，冉冉風流白面郎。堪使佳人動魂魄，可憐神女痛心腸。麗君看罷男裝貌，自己芳心亦贊揚。

啊唷奇了：怎麼一換男裝，全不是日常的模样了。

儒巾雅服倍翩翩，誰道相逢不是仙。當日卿雲和謝女，可能如此美容顏。想她們，身為女子多瀟灑；一個個，跨鳳登仙入洞天。柳卿雲，江右成家偕配偶，蕭姬高結好良緣。狀元及第身榮貴，聘妾迎妻只當玩。到後來，婚嫁同房王氏府，風流佳話至今傳。再兼謝氏湘娥女，相府招親娶淑仙，一樣紅顏成配偶，倒覺得，相敬如賓兩意憐。到後成為兄長婦，謝與柳，風流獨佔眾嬋娟。想奴家，丰標既美堪同化，到他年，得意何妨效古賢。娶了夫人成了配，畫眉手段定稱先。咳，皇甫郎君呀！奴家既效柳卿雲，君可能如王景星。倘若團圓還有日，我何妨，為君掙個二夫人。麗君小姐心思想，止不住，珠淚雙拋歎一聲。侍女榮蘭忙打點，雙登鞋襪不穿裙。齊眉斜扣瓜楞帽，單體翻披布直身。長帶一條腰內束，好一個，清清白白小家丁。麗君看看悲還喜，似此誰疑是女人。當下榮蘭忙動手，提繩抖索捆鋪陳。小小竹箱拿一個，詩書著迭不留停。麻繩三道周回縛，行李諸般打點清。手札真容齊取出，放於書案奉雙親。榮蘭悄語快逃罷，孟千金，一陣傷心珠淚傾。悲喚爹娘奴去了，此生無復奉晨昏。輕輕款步離房戶，猶恐靴聲驚眾人。侍女榮蘭真快爽，相隨立刻出房門。手拖行李全非重，背負書箱尚覺輕。走到堂中齊立住，銅環雙扣內閨門。麗君目視蘇娘戶，垂淚低聲別你行。相處數年從此散，好生替我嫁劉君。悄言幾句無人應，就曉蘇娘睡正深。主僕輕輕朝外走，堂門半掩喜無聲。暗中出了幽芳閣，害怕擔驚不秉燈。眼看天來心念佛，悠悠繞走到園林。深沉夾道無門戶，直到花園始住身。看了看，早已上門無上鎖，輕輕開出二人行。其時正值雞鳴候，一片春風散曉雲。棲鳥出林初動影，落花埋徑半含塵。紛紛玉兔穿山跳，對對仙禽逐樹鳴。楊柳拂衣風細細，桃花低面露盈盈。一雙主僕心驚戰，退後當先怕動身。行到松林權歇息；榮蘭曲背放鋪陳。叫聲小姐林間坐，待我槽中盜馬行。言訖如飛跑了去，林中獨剩孟千金。心害怕，意擔驚，只恐人知走不成。坐下慌張還立起，幾番不見小家丁。正然著急榮蘭至，連叫千金快起身。馬已盜來鞍已備，槽夫熟睡不知情。後門開放無人曉，就此前行事必成。言訖就將行李背，雙眉一聳就飛行。掃眉才子心悲喜，隨著榮蘭就動身。走到後園抬首看，只見那，行駝跳躍不能行。麗君低問因何故，假扮書童笑啟唇。

啊呀小姐呀，你不知盜馬的行藏麼？